

晚风·龙光塔

探访许舍

| 燕子 文 |

许舍是个古村,地处雪浪山偏东北的山脚下。最早晓得许舍是10多年前,多次乘坐105路公交车去太湖新城的万科魅力城,知道这趟公交的终点还在前方好多站的许舍,觉得那是个偏远的地方。随着城市建设拓展和市民居住南移,现今许舍所在的雪浪成为无锡新经济、新业态、新城市建设的重要区域。假如以高浪西路长广溪桥为起点,骑自行车沿山水东路一路向南3公里,很快就到许舍。

许舍,原名“鹤溪”,紧挨长广溪。长广溪是连接蠡湖和外太湖的一条生态廊道,独特的地理位置,令许舍青山绿水、草木丰盛。那时,天空放晴时不少白鹤会在溪边小憩,人与自然浑然一体,“鹤溪”由此得名。北宋时,一位名叫许德之的进士晚年慕名来此居住并写下《许舍记》,后人便把“鹤溪”改名为“许舍”。在无锡邑志中,就有关于许舍的记载。

许舍,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水乡。村里有四条长短不一、纵横交错的溪河,其中一条两里多长,由东到西穿村而过。历史上,许舍曾是商业繁华之地。因其地处山坳又离市区不很远,抗战爆发后不少无锡城里人到许舍避难,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繁荣。一时间,数十家米店、肉铺、布店、杂货

店、药店、茧行、典当行星罗棋布。然而,1940年冬日军阀进村子,面对奋起反抗的村民,穷凶极恶的鬼子烧杀淫掠,民房、粮食、物资等纷纷葬身火海,制造了惨烈的“许舍惨案”。时值隆冬,村民们无家可归、饥寒交迫。共产党领导的无锡县抗日政府积极组织赈济,才帮助受难村民度过那个艰难的严冬。

现今的许舍,周围道路四通八达,东南大学无锡国际校区、信义山水等项目加紧在建,不少工地一派繁忙景象。目前村中住着的大多是老年村民,还有周边工地打工的租住者。村上,依旧是大树蔽日,河水在阳光下泛着微绿,鸡鸭鹅自在地在村中漫步。多处房屋年久失修,有些已人去房空。蜿蜒交错的溪河,虽码头破损、小桥破旧,却仍像是那江南水乡的女子,端庄的五官中让人看到昔日的灵动。如今这样的古村在城市周边已鲜见,若能给它略施粉黛,肯定是一幅美丽的江南水乡画。

漫步在许舍的溪河边、小巷里,耐看的老屋会不时闯入你的视野。石材码就的墙头齐整稳固,暗黑的木板房诉说着沧桑岁月,马头墙、飞檐翘角、窗檐纹饰彰显着传统民居的精湛工艺。早市上摆摊吆喝卖菜卖鱼的,门前小凳上端着碗悠闲吃饭的,石

板小桥上戴着安全帽往来穿梭的,连同树下种着的朱顶红、绣球花,溪边栽着的蚕豆、生菜,让古村散发出浓浓的人间烟火味。

最值得一提的,莫过于桥头那栋面街临水的二层小楼,看上去有点摇摇欲坠。它的一楼开着一家“许舍街上面店”,老墙上镶嵌着的崭新石碑十分耀眼,是无锡市人民政府2020年12月命名的“无锡市历史建筑”。这栋房屋建于民国,面店至今已传承到家族第三代,手工制面,远近闻名,生意兴隆。第三次造访才如愿买到这家的潮面,回家下好亲口一尝,感觉嚼劲十足,果然名不虚传。店主人介绍,她家生面前后要经过六道碾压,真是制作功夫非同一般。这家面店很有知名度,许多人专程开车前来买面,可以说是许舍最好的无声代言人。

城市建设飞速发展,许舍一天天被拔地而起的高楼淹没。与当地村民交流,口吻和眼神中让人明显感受到那份不舍和遗憾。几次来到许舍,都努力寻找最佳角度,不断按动手机相机快门,试图留下一幅幅许舍最美的风景。

无论许舍未来结局如何,它昔日的辉煌,它曾经的故事,它美丽的样子,都不应被后人忘记……

语丝·五里湖

异书多读

| 阳羨法公 文 |

“古剑不磨留养气,异书多读当加餐”,这是老领导张思卿检察长多年前题赠给我的书法作品。那是1996年10月底,张老来宜兴检察院视察、检查工作,回京后专门写了此条幅寄给了我。

收到张老的墨宝,我很高兴,但对所题内容不甚明白。为此,我专门请教了资深的中学语文老师。老师告诉我,此联出自晚清名将左宗棠。其中“异书”一词,出自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,意思是珍贵或罕见的书籍。老师告诉我,此联含义是读书要杂,要博采众长,学以致用。由此,我知道了此联的出处,但对其含义的理解,则感觉不能仅仅理解为读书的理念。我想,张老把此联题赠给我,应该是有所指的吧。于是,我结合检察职业特点,思考探究,作出了自己的理解。剑,乃古代之兵器,剑的形象代表着侠义与豪情,也代表着建功立业、为国杀敌的热血。而现代之剑,则是法律之谓。检察官等执法者,就是磨剑之人,执剑之人。打铁必须自身硬,执法者当自强。检察官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,具有公正执法的坚强意志,才能依法履职。而唯有多读书读好书,才是提升道德修养的有效途经。我想这就是张老赠我此联的真正含义。

近日整理书房,又一次翻看

到此条幅。相隔20多年再见此联,格外亲切。我把它挂在墙上,仔细端详欣赏。张老笔法老道,用笔圆转自如,结体古拙质朴,浑厚苍劲,字里行间透发出一股英气。“古剑不磨留养气,异书多读当加餐”。如今用退休之人的心态阅读此联,我则有了新的感悟:养老先养气。

历史上的古剑如湛卢、干将、莫邪等,均为王者所有,象征着权力。“古剑寒黯黯,铸来几千秋”。古剑是不可随便用的,一旦“磨”来一用,定是要行权解决大问题。当然,磨剑也好,执剑也好,对我们退休之人来讲,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,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权力。然而,现实并非如此,有人还总是想着“磨磨剑”

“舞舞剑”,用点余权;还有人失“剑”即失志,或者总觉得后人“剑法”不如己,一如九斤老太那样喋喋不休,牢骚满腹。如此气不顺,何以安养晚年。

气是与人的精神密不可分,养气,就是涵养和保护人的精气神。读书可安心,读书能理气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养气的有效途径在读书,多读书,读好书。退休前,忙于工作,该读的书想读的书欠债很多,现在有时间了,可以多读,加餐式地读,以养足自身元气。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发展而不落伍,才能继续发光发热,老有所为。

异书多读,多读异书。我想,无论是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,都应如此。



情趣·健康桥

毛脚女婿上门

| 秋声 文 |

“麦子黄,粽子香,枝上喜鹊喳喳叫,毛脚女婿上门了。”

田里的麦子要成熟了,端午节也就要到了,已经做了女婿或者即将要成为女婿的人,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准备起礼品,要上门拜见老丈人和丈母娘咧。

“唐老师,今年过节买点啥好东西送送丈母娘?”虽然拥有“女婿”这个名头,已经快要30年了,但在这个节日来临之前,向当家的请示汇报的程序,还是要装模作样走一走的。

“你吃昏头了吧,端午礼买啥还用问?”妻嗔怪地给我送来一个“白眼果子”。

是的,端午节前买点粽子、咸鸭蛋和时令水果送过去,就是很不错的选择。

可是,她哪里知道,当初我第一次送节礼,可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。往夸张一点说,这就像是送礼留下了“后遗症”,一到时候,就要发作。

那一年三月,在黄石街小学的那间办公室,我与风华正茂的唐老师坐在了面对面。或许是她青春寂寞需要陪伴吧,或许是我虽然黝黑但还算有趣吧,总之,偶尔的四目相对之后,我就深深地沦陷了。从此,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安了家。

“你得请人去提亲,准备送节礼。”端午节要到了,唐老师说。

“看他敢,前脚进门打前脚,后脚进门打后脚!”同事张老师受托专门去了一趟丈母娘家,带回来的话,却叫我从头凉到了脚。

其实,这并不意外。当时的我,标准的一条外来的光棍汉,房子、车子、票子等身外之物,一概没有。作为爱面子的丈母娘一家,要是能同意,那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
“穷女婿总得要面对丈母娘。”唐老师把那句“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”的俗话改了一下,拿来鼓励我。

于是,我开始筹备起节礼来。首先是需要借钱,就让我从这最软弱的一环开始吧,认识没多久的朋友,都进入了我的视野。高老师是老乡,必须要借我。范老师只是因为和高老师是同事,同时也是外地人,就凭这两点,也得借我钱。还有那个朱秋兴,你的名字里也有一个“秋”,小兄弟我有难处,你不帮我谁帮我?

接着就是采买。粽子,嘉兴的;咸鸭蛋,高邮的;老酒就买50多的泸州老窖吧,一百多一条的红南京是不是也可以凑合着?

啥?还得要买两只鸡,必须是一公一母的?哦,这也是规矩,那就只能照办了。

节礼采买齐了,就连彩礼钱也预备下了,在日历上精心挑了个好日子,去送礼了。

送礼是个危险活,只能喊二哥一起来。当然,也是因为父母和大哥都不在这里,二哥出马,也是代表家长的意思。

那天,阳光明媚,一路上鸟语花香,我和二哥一人一辆自行车,阳光就在轻快的车轮上熠熠闪光。5公里的路程,一转眼就到了。

院子里居然只有丈母娘一人在那里剥蚕豆。“阿娘,这些东西放在哪里?”我问。

“不要问我,我不管。”并没有预料之中的打前脚后脚的棍棒。看来,丈母娘对我们的到来,明显有些准备不足。

“就放在那里吧。”二哥指着大门口的那张春凳。停好车,把车后座架上的东西拿下来,全部放到凳子上,丈母娘还是没有要打脚的意思。

怎么办?当然是走了哇!二哥和我推起车子打了个招呼,也不管丈母娘怎么说,马上就逃跑了。

节礼送出了第一次,后面的就顺理成章了,何况,女儿选那小子做女婿已经是木已成舟,丈母娘岂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一转眼,已经送了二十七八个端午节节礼了,毛脚女婿都成了白头发的“老女婿”了。当然,以后每次去,丈母娘都是喜笑颜开,不吃茶吃饭,是决不许走的。实实在在应了那句“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欢喜”的老话了。

麦子黄了,粽子香了,还想啥呢,快买节礼去吧!